

唐宋词选讲(第一部)

摊破浣溪沙

无名氏

五里滩头风欲平，张帆举棹觉船轻。柔橹不施停却棹，是船行。满眼风波多闪灼，看山却似走来迎。子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

细心的读者如果把这首词和后面选的许多词作一个比较，就会感到它是较为特别的。它喜欢用口语，思想新颖，调子轻快，读起来满有船夫曲的味道。因为，它是一首唐代的民间词。它的作者是谁？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了。甚至这篇作品也差不多失传了近九百年，直到驰名中外的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在一八九九年或一九〇〇年被打开，人们才有机会读到它。

这是一首反映船夫水上生活的抒情小词，它写的是狂风过后船夫们驾驶帆船前进的情景和心情。词一开头就说“五里滩头风欲平，张帆举棹觉船轻”。五里滩，是这条河上的一个地名，“头”是方位词，它说明船已开到五里滩上了。帆船是需要借助风力的，乘风破浪，船走得更快。但这种风必须是顺风。如果吹来的风是旋风，或逆风，那就不但不能帮助帆船前进，而且还会带来危险，所以是不能张帆的。在五里滩以前，船夫们遇到的显然不是顺风。他们经过一场和狂风恶浪的搏斗以后，观察到风势将要平息，也就是“风欲平”了，就马上扯起帆来。在这个当儿，大家虽然还在继续举棹摇舸，却产生了“觉船轻”的感觉。“棹[zhào]”，桨板，举棹就是打桨板。既然风力可以代替人力，何必还要打桨摇橹呢，于是，便“柔橹不施停却棹”吧。在文学作品中常把橹称为柔橹，以形容橹的得心应手。橹的外形有点儿象桨，安在船梢或船旁，用人摇动，它会象鱼的尾和鳍[qí]一样，通过拨水，产生推动力。“施”，使用。写到这里，船夫们的轻松愉快的感情，一下就传达出来了。

在紧张的劳动过程中，是没有空闲时间来欣赏船外的美景的，但在劳动之余，船夫们不仅轻松，而且欢快，词的下片就是通过看山看水反映了他们的心情。“满眼风波多闪灼，看山却似走来迎。”“闪灼[zhúo]”，形容水光闪动的样子。狂风过后，乌云也散开了，上文说“风欲平”，是还有些风，所以河里的波浪涌起，波光粼粼[lín]。这时两岸的山呐，看上去挺有趣过的，它们似乎很好客，正在急急忙忙地迎面走过来欢迎大家。但是，山是不会走动的。子细（仔细）看看，山确实没有动啊。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哦，那不过是因为船走得快，使得坐在船上的人产生一种“走来迎”的感觉罢了。

词的上片和下片的末尾都用“是船行”作结束，它不仅起一个叙述作用，而且还象船夫的劳动号子的和声一样，余音袅袅[ni o]，久久回荡在青山绿水之间。

忆秦娥

李白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

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李白（七〇一——七六二），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出生在唐安西都护府碎叶城（今中亚伊塞克湖西北）。他生活在唐代由盛转衰时期。他用诗歌反映现实，歌颂锦绣河山，成就很高，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李白写词不多，这首传说为他所作的《忆秦娥》描绘了一个女子思念爱人的痛苦心情，写得很动人。古人对它评价很高，称赞它是“百代词曲之祖”。

古代把美女称做“娥”。这是一个居住在唐代长安的女子，长安古属秦地，所以用“秦娥”称呼她，用秦楼称呼她住的楼房。词一开始就把读者引入一个凄凉的境界：“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箫是一种竹制的管乐器。“咽[yè]”，呜咽，形容箫管吹出的曲调低沉而悲凉，呜呜咽咽如泣如诉。秦娥的爱人离开她很久了，有时她只能在梦里追寻。这天晚上，她正在梦中，忽然被一阵箫声惊醒（梦断）。她睁眼一望，并无人影，只有一片月光照在楼头。这样的月夜，她已不是第一次经历了。我们读第二个“秦楼月”的时候，仿佛是听见她在那里哀叹，又仿佛是在听呜咽的箫声回环往复，这里产生了一种特别的艺术效果。多少个不眠之夜啊，她不能不回忆起分别的情境，也不能不对离别的时间太长而感叹：“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灞陵在今陕西省西安东，是汉文帝的陵墓所在地。当地有一座桥，为通往华北、东北和东南各地必经之处。桥边柳树很多，送别者在这里折柳赠人，表示留恋。

“伤别”，为别离而伤心。秦娥想到当年在灞陵送别的时候，正是杨柳依依的春季，而柳色由嫩绿变为枯黄已经多少次了啊，可还不见他回家。作者的艺术概括力很高，上片只用了短短几行，就把伤别的主题写得情景交融了。

下片转入白昼，进一步深入主题。秦娥不仅夜不成眠，连白天出游也不愉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乐游原”又叫乐游园，在长安东南郊，是汉宣帝乐游苑的故址，地势高，可以远望，在唐代是游览之地。“清秋节”，指农历九月九日的重阳节，是当时人们重阳登高的节日。

“音尘”，一般指消息，这里是指车行走时发出的声音和扬起的尘土。秦娥趁重阳节出游的机会，登高远望，希望在“咸阳古道”上看到亲人归来。古咸阳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二十里，是秦朝的京城。唐人常以咸阳代指长安，“咸阳古道”就是长安道。秦娥的希望落空了，路上无踪无影。下片写到这里把“音尘绝”重复两遍，强烈渲染了秦娥的失望心情。最后这首词以“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结束，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余地。“残照”，指落日的光辉。“汉家”，就是汉朝。“陵阙”[què]，皇帝的坟墓和宫殿。借助这些事物作为秦娥活动的背景，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发人深思的人生图画：秦娥伫立在秋风（西风）中眺望，这时夕阳西下，在苍茫的暮色中仅仅可以辨认出高大的汉代陵阙了。

渔歌子

张志和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张志和，字子同，金华（在今浙江省）人。唐肃宗时，他在京城做过官，不久就隐居了，长期生活在江边湖上，自号烟波钓徒。他的词保存下来的只有《渔歌子》（原题叫《渔父》）五首，我们这里选讲的是其中的一首。

西塞山在今浙江省吴兴县境内的西苕溪上，从前叫道士矶[jī]，是一座突出在河边的大石岩。西苕溪北通太湖，南邻莫干山，风景很优美。张志和这首词描绘春汛期的景物，反映了太湖流域水乡的可爱。

春到西苕溪，处处是一派生机。一群群白鹭被吸引来了。白鹭就是平常人们叫做鹭鸶的那种水鸟。远远望去，它的外形有点象白鹤，腿和脖子特别长，便于在水中寻找食物。“西塞山前白鹭飞”，它们在西塞山前，展翅飞翔，使这个鱼米之乡更显得生趣洋溢了。“桃花流水”就是桃花水。南方每年二三月间，桃花盛开，天气暖和，雨水比冬天多，下几场春雨，河水就会上涨，于是逆水而上的鱼群便多起来了。作者没有简单地说春汛到来，而是用“桃花流水鳊鱼肥”来描写，这就更能勾起读者的想象，使人们似乎看见了两岸盛开的、红艳艳的桃花；河水陡涨时，江南特有的鳊鱼不时跃出水面，多肥大呀。“鳊[guān]鱼”是一种味道特别鲜美的淡水鱼，嘴大鳞细，颜色呈黄褐色。春汛来了，渔夫当然不会闲着，他们也忙碌开了。“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写的都是他们。“箬[ruò]笠”就是用竹丝和青色箬竹叶编成的斗笠。“蓑[suō]衣”是用植物的茎叶或皮制成的雨衣。如果以龙须草（蓑草）为原料，它就是绿色的。“归”，回家。“不须归”，是说也不须回家了。作者在词里虽然只是概括地叙述了渔夫捕鱼的生活，但是，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完全可以体会到词的言外之意。从渔翁头戴箬笠，身披蓑衣，在斜风细雨里欣赏春天水面的景物，我们便可以看到渔夫在捕鱼时的愉快心情！

作者是一位山水画家，据说他曾将《渔歌子》画成图画。确实，这首词是富于画意的。苍岩，白鹭，鲜艳的桃林，清澈的流水，黄褐色的鳊鱼，青色的斗笠，绿色的蓑衣，色彩多么鲜明，构思也很巧妙，意境优美，使人读作品时，仿佛是在看一幅出色的水乡春汛图。

浪淘沙

刘禹锡

日照澄洲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

刘禹锡（七七二——八四二），字梦得，洛阳（在今河南省）人。他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思想家。他早年曾和柳宗元一起参加政治改革。不久改革失败，遭到残酷打击，长期在穷乡僻壤作官，对人民的生活有较多的接触和了解。

这首《浪淘沙》只有四句，前两句写淘金小景，后两句抒发作者即景生情的感慨。

早晨，作者来到江边，举目一望，四处被迷迷蒙蒙的雾气笼罩着。一会儿，太阳出来了，雾气消散，才看到江边满是淘金的女子。“日照澄洲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写的就是这样的情景。“洲”，江河中的陆地，这里指沙滩。“澄[chéng]”，清亮，洁净。沙滩不断被江水冲洗，异常洁净，所以说“澄洲”。雾气浓重的时候，即使能见人影，也不容易分辨男女。后

来，雾散日出，就可以看出那是一群妇女了。“江限（Wǎn）”，江岸弯曲处。“伴”，伙伴。因为被生活所迫出来淘金的妇女很多，所以用“女伴”、“满江限”来点明。

古代淘金，十分艰苦。淘金者先要去挖矿沙，然后再一点一点地放进木制的淘盒工具里去淘洗，利用金子比重大的特点，让水冲刷掉泥沙，留下金沙金屑。这些金子往往只有针尖或糠皮大小。而且也不是经常可以得到的。淘金的妇女们成年累月，遭受着寒风烈日的折磨，千淘万滤，辛勤劳动，可是她们却得不到温饱。这使作者不由得想起那些过着豪华奢侈生活的达官贵人来。“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在封建社会，贵妇人都佩戴金子做的首饰，王侯将相都用金铸成的印，这些金子是从哪里来的呢？不都是穷苦人从沙里水里一点一滴辛辛苦苦地淘出来的吗？在这里作者并没有发什么议论，但他通过具体的形象，鲜明的对照，自然的联系，把当时社会上这种贫富对立的现象尖锐地揭露出来了。作者不是作为超然的旁观者来看待这种社会现象的。“尽是”，都是。这两个字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它流露了作者对于大官僚地主的强烈不满和对于劳动者的深切同情，这首词所表现的深刻的思想内容，在唐代作家写的词中是少有的。

忆江南

白居易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白居易（七七二——八四六），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太原（在今山西省）人。他是唐代仅次于李白、杜甫的伟大诗人，诗歌成就很高，对词的发展也有贡献。

这首《忆江南》是他晚年在洛阳写的，词中充满了他对江南生活的亲切回忆。

江南，指长江下游以南的地区，包括今江苏、安徽两省的南部和浙江省的北部。《忆江南》这首小令，只有二十七个字。首尾是咏叹江南景物的美好，三四两句描写钱塘江的景色，色彩绚丽，令人向往。“风景旧曾谙”，“谙[ān]”，熟悉。这句的意思是说，那里的风景作者过去就很熟悉。白居易做过杭州、苏州的地方长官。他关心当地人民的疾苦，熟悉那里的山水草木。拿杭州来说，那里绕城的荷花、拂郭（城）的松树、画图似的西湖、奇特的钱塘江大潮、碧线毯一般的稻田……都曾写入他的诗篇。这一切是那么美好，使他难以忘怀。他记得，在春天的早晨，他徘徊江边，看着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日出江花红胜火”，江边的春花沾满了露水，本来就很有趣，在阳光的照射下，更是红艳得胜过了火焰。江花，即江边的花朵。“春来江水绿如蓝”，“蓝”是一种蓼[lǐ o]科植物，叶子含蓝汁，可以制深蓝色的染料蓝靛[diàn]。春天的水色绿得象蓝靛，这是一个很贴切很生动的比喻。它写出了春水的色泽和深度，这些比喻都好在真切地写出了自然景物的美。“能不忆江南”是用设问的语气来作肯定的结论。读到这里，热爱祖国锦绣河山的人们，仿佛听到了作者赞美的声音，感觉到了他的激动，很自然

地也会产生一种共鸣。

谒金门

冯延巳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芳径里，手授红杏蕊。斗鸭栏杆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冯延巳[sì]（九〇三——九六〇），字正中，五代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人，做官一帆风顺，两次被任为宰相，生活优裕。他的词思想内容可取的不多，但在艺术上对北宋一些词人影响很大。

这首词写的是一个妇女在思念她爱人时的复杂感情。

词一开头就写了主人公周围的环境。这里有一个池塘，时当春天，春光明媚，她深感离开了心爱的人，自己孤单单的太寂寞了。“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乍[zhà]”，是忽然的意思。忽然间吹来一阵春风，池水出现了微波，象平滑的丝绸被轻轻抖动产生了皱纹一样。在这里，作者暗示她的心情象“吹皱一池春水”那样引起波动的情绪。是什么引起了她的情绪波动呢？这里没有说明。它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

“闲引鸳鸯芳径里，手授红杏蕊”，这两句是倒装关系。按正常的顺序应说“手授红杏蕊”“闲引鸳鸯芳径里”。写诗写词，因为格律和表现手法的需要，是允许这种颠倒的。她看到水边成双的鸳鸯鸟，感到自己的孤单，引起情绪波动。“闲引”是说无聊地逗引着。“鸳鸯(yuān yāng)”，鸟名，雌雄常常成对地生活在水边，所以文学作品中喜欢用鸳鸯来比喻夫妻。“芳径”，指池边的小路。她想逗鸳鸯玩玩，便顺手摘了一枝红艳艳的杏花，搓揉（授 ruó）着花蕊来逗弄鸳鸯。

“斗鸭栏杆独倚”，不是写她离开了鸳鸯，又去看斗鸭了，只是写她靠在池边的栏杆上。“斗鸭”是修饰栏杆的，是什么样的栏杆呢？是曾经圈养过斗鸭的栏杆。斗鸭是使鸭相斗，那要有人逗弄，当时只有她一个人，可见没有斗鸭，要是她真的去看斗鸭，那她的心情就变了。可是她的心情没有变，是“终日望君”。所以当时没有斗鸭，只有曾经圈养斗鸭的栏杆。她独自依倚在栏杆上，心情不佳。因为她斜靠在栏杆上，所以“碧玉搔头斜坠”，这是写她低头俯视的样子。“搔[xāo]头”，就是别头发的簪[zān]子。“碧玉搔头”，就是用碧玉做成的簪子。“斜坠”，是说它斜露在头发外面，给人以一种快要掉下来的感觉。

作品没有直接说主人公是多么闷闷不乐，而只是写她的一些漫不经心的动作，这就形象地刻画出了她百无聊赖的心情。她为什么不快活呢？那是因为“终日望君君不至”。“终日”，整天，“君”，古代对人的一种尊称，这里指妇女心爱的男子。假若是平庸的作者，也许还要把她的愁写下去，可冯延巳不这样，他笔锋一转，却写起了这个妇女突然变得高兴的心情：“举头闻鹊喜”。俗话说：“喜鹊叫，行人到”。把喜鹊叫当作一种预兆，当然是一种迷信。但这里不是要表现人物的迷信思想，而是通过她听见喜鹊叫，便高兴地抬起头来朝树上看这一动作，进一步刻画出她对爱人的思念之切。

把她转忧作喜的感情变化，不仅写得跃然纸上，如见其人，而且也使作品：更有余味了。

风流子

孙光宪

茅舍槿篱溪曲，鸡犬自南自北。菰叶长，水荇开，门外春波涨绿。听织，声促，轧轧鸣梭穿屋。

孙光宪，贵平（在今四川省仁寿县）人，生长在五代的后唐和北宋初期。他很勤学，博通经史。这首《风流子》，在他的八十多首词中，是别具一格的。它描写了田园、村舍的风光，生活气息很浓。

在一条小溪拐弯的地方，有一所周围围着槿[jīn]树篱笆的茅舍（草房）。鸡鸣狗吠之声，时断时续，从草房的南边和北边传来。水边的茭白（即菰[gū]的嫩茎）的叶子已经长大，茭白也可以采来做成美味的菜了。那水荇[hóng]即红草，叶呈红色，也已开放。门外池塘里荡漾着碧波。虽然，在茅舍外，看不见那忙于织布的农家妇女，但她那“轧轧鸣梭”的急促的织布声，却从房屋里传到外边来。

我们读了这首词，好象也看见了那有声有色的农村画面，有一种清新爽快之感。“门外春波涨绿”，从“春波”二字可以看出，词中所写的应是春天里田园、村舍的大好风光。

清平乐

李煜

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却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李煜[yù]（九三七——九七八），字重光，五代时期南唐中主李璟第六子，公元九六一年继位于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历史上称他为南唐后主。他在位十五年。公元九七五年，宋灭南唐，他被俘虏到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过着囚徒一般的生活。他擅长音乐、书法、绘画，尤以词著名。他前期的词，主要写宫廷的享乐生活；被俘以后，大都抒写失去昔日生活的悲痛。他的词，语言清新，形象丰满，艺术性相当高。

这首《清平乐》，表现了作者在恼人的春色中，触景生情，思念离家在外的亲人的情景。

分别以来，现在已进入了春季过半的时节，举目所见，没有一处不勾起他难过的心情，使他觉得好象肝肠都快要断了。作者就这样开门见山地写出了特定的环境和心情。使他最为触目伤情的莫过于那台阶（砌）下的落梅了。那白色的梅花从树上纷纷飘落，令人心烦意乱。而他站在树下，陷入沉思已经很久了。他就象是站在花雨之中，一会儿身上就撒满了落花，刚刚用手拂拭干净，随即又披满一身。“砌下落梅”两句，既写了时当春半，使人肠断

的景致，也写了久立花下，离愁满怀的情绪。纷乱的落花，使人联想到愁绪的烦乱，落花拂了还满，又使人联想到离愁萦怀，排遣不开。作者把白梅的落花比作雪花，突出了一个“乱”字，花落在身上，拂之不尽，突出了一个“还”字，这就在看来平常的景物中，寄寓了作者特有的感情。

他为什么久久地站在花下呢？他在思念远方的亲人。“雁来”两句把他的思念具体化了。原来他在盼信，并希望能在梦中见到亲人。古代有大雁传书的故事。西汉时，苏武出使北方，被匈奴扣留多年。但他坚贞不屈。汉昭帝派使臣要匈奴释放苏武，匈奴谎说苏武已死。使臣知苏武未死，假称皇帝曾射下大雁，雁足上系有苏武的书信说他正在匈奴的某地。匈奴听了，只得将苏武放回。所以作者说，他看到大雁横空飞过，为它没有给自己带来书信而感到失望。他又设想，和亲人在梦中相会，但“路遥归梦难成”，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了，恐怕他的亲人在梦中也难以回来。古人认为人们在梦境中往往是相通的。对方作不成“归梦”，自己也就梦不到对方了。梦中一见都不可能，岂不叫人更思念万分吗？这就强烈地表现了作者的思念之切。

他怀着这种心情，向远处望去，望着那遍地滋生的春草，突然发现，“离恨却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却如”，正象的意思。“更行更远”是说无论走得多么远，自己心中的“离恨”不就象那无边无际、滋生不已的春草吗？无论你走到哪里，它们都在你的眼前，使你无法摆脱！这个结句，比喻浅显生动，而且通过形象给人以离恨无穷无尽、有增无已的感觉，使这首词读起来显得意味深长。

公元九七一年秋，李煜派弟弟李从善去宋朝进贡，被扣留在汴京。九七四年，李煜请求宋太祖让从善回国，未获允许。据说李煜非常想念他，常常痛哭。这首词有可能是从善入宋的第二年春天，李煜为思念他而作的。

相见欢

李煜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这首词，表现了作者在一个冷清的秋夜，独自登楼时，为离别的愁苦所纠缠的心情。

首句“无言独上西楼”，点出了他的行踪，也为全词奠定了凄凉的基调。他走上西楼，孤单一人，可见他的寂寞。默默无言，这表明他把满腔心事埋在心底，心情抑郁。他上得楼来，抬头看到天上挂着一弯如钩的月牙。他俯视庭院，在这幽深的院子里，高高的梧桐树也是悄无声息，使他分外感到庭院的寂寞，也格外敏感到笼罩着院中一片凄凉的秋意。他甚至觉得，这冷清凄凉的秋意，好象是彼关闭着的院门锁在院中似的。“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作者在这里用了一个“锁”字，以突出院中充满着的秋意。同时，这个“锁”字，也巧妙地透露了作者当时的特定心理状态。不正是因为他自己存在着幽居独处、被关锁着的景况，才产生了秋意似乎也被关锁着的联想吗？

在词的上片，人物动态和景物描绘，好象一幅高明的剪影，使我们从画

面中感受到了作者寄寓其中的思想感情。然而，到这儿作者并未满足。他的诗笔继续深入挥洒，一直触及到人物的内心深处，把一般人常常只能意会、难以言表的感情思绪，形象地揭示了出来。

他究竟怎样为离愁所苦呢？对于表现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活动，作者显示出了一个优秀词人的杰出艺术才能。“剪不断，理还乱”这两句，不仅概括了“千头万绪，心乱如麻”的情怀；还更进一步，突出了这种乱的难以理清。麻还可以来个“快刀斩乱麻”，而纷乱的心绪却是剪也剪不断的。这里只用两个简单明了的比喻，就淋漓尽致地写出了那种牵肠挂肚、纠缠不去、使人不胜烦扰的离愁。读到这里，我们便会自然而然地同意作者的结语：“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了。它是什么滋味呢，很难说得出。我们平常也只能说，“很不是滋味”。真是随意拈来，恰到好处。

在这首词中，作者用眼前景、平常话，三言两语，似乎是信手写来，就把别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的东西，和盘托出来了。由此可见作者的善于写情的功夫。

虞美人

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煜被俘，软禁在宋都汴京，春花秋月使他触景生情，回想起往日南唐的宫廷生活，愁苦万分，就写下了这首词。

春花秋月是一年中美好的景色，本来应该引起人们的欢乐，而对于亡国君主李煜，却偏偏勾起了他伤心的回忆。因而，这种美景反成为惹人烦恼，甚至是可诅咒的了。因为他过去那些快意的享乐生活，大都是同春花秋月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春花秋月年年相似，而他往日的欢乐却一去不返了。所以，在首句，他就发出了哀怨的感叹。“何时了”的“了”，当了结讲。他埋怨春花秋月为什么一再到来，致使他回忆起数不清的往事，倍感辛酸。“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东风，是春天的风，春风的吹拂通报了春天的到来，而他却难以入睡，对着明月想起（“回首”）灭亡的故国，更叫他痛苦难忍。“不堪”，受不了的意思。

想起那遥远的故国，最使他不堪忍受的是“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雕阑”，雕花的栏干。“玉砌”，如玉的石阶。“朱颜”是红润的脸色。他暗自思量，往日生活于其中的，那富丽堂皇的宫殿，想来应该依然存在吧！所不同的只是他已经失去了旧时的容颜，而变得十分憔悴了。言下之意是说，现在已是物是人非，宫殿依旧，而他已从一国之君变成形容枯槁的阶下囚了。

从首句到这里，作者一直是在直抒情怀。他将思绪分为二组，每组都通过联想将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心潮的波澜起伏，抒发了抚今追昔的感情。“何时了”充满了哀怨；“知多少”感慨无穷，“东风”而冠以“又”字，织进了复杂的心情；“回首”而“不堪”，沉痛已极；“应犹在”的推

测，出自辛酸的眷恋；“朱颜改”的悲叹，满腹凄凉。句句写愁，但始终没有有在字面上写出一个愁字。直到最后，才象涓涓细流，汇合成奔腾的江河，集中地、尽情地倾吐了他的悲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几多”，即多少。“恰似”，正象。作者自设问答说，请问你的愁到底能有多少？正象春天那充溢的江水，汹涌浩荡，奔流不息，无穷无尽哪。这里用春水作比喻，看来好象是切合时令，信手拈来。其实，是来自作者对事物的细致观察。李煜被俘前，一直生活在濒临长江的金陵，对春江奔流的情景，想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之前，李白曾用“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来形容愁思的不可抑止。李煜却别有创造地从正面用波涛滚滚的江流比喻他无穷无尽的哀愁。这个比喻，由于它的生动、贴切，使这两句词成为脍炙[kuàizhì]人口的名句。

李煜在这首词里表面上是写追怀昔日帝王生活的哀愁。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他不仅过着囚犯一般的生活，他的妻子小周后还受到了侮辱，但他在词里不敢把他们所遭受的侮辱表达出来，只能说成为怀念昔日帝王生活而哀愁，即使这样，还被宋太宗用牵机药毒死。这首词在写情方面的艺术表现技巧，是很值得借鉴的。

浪淘沙

李煜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软禁在汴京的李煜，对往昔的生活和南唐的江山无限怀恋。他就在首词里，把这种感情抒发在对春意衰残的惋惜声中。

全词由寒雨惊梦和凭栏感叹这两个片断组成。

透过帘子，从门窗外面传来了潺潺[chàn]的下雨声。降雨是春深的一个标志。这使他感到，春天已经快要完结了。“阑珊[lánshān]”是衰残的意思。他所盖的丝绸被子，也就是“罗衾[qīn]”，难以抵御阵阵的寒意。因为这时候已经进入了夜间的最后一个更次（五更），气温最低。寒凉使他从梦中醒来。“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身是客”，是他对自己被囚在汴京的含蓄的说法。“一晌[shàng]”，片刻。他适才在梦中，暂且忘掉了身为俘虏的处境，贪恋地享受了片刻的欢乐。显然，在睡梦中，他又重温了往日的帝王生活，而梦醒却使他重新回到了严酷的现实。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词中写他感觉寒冷，就不仅仅是由于五更和春雨，而是同他当时的心情有关的。作者并没有花费笔墨来写他在软禁中的屈辱辛酸，也没有表现他是多么怀念旧日的自由享乐生活；他只是抓住梦中贪欢这个细节，白描地写来，又以梦醒后的凄凉情景作为对照，这就胜过千言万语的呼喊和哀诉，活生生地写出了这个亡国皇帝的痛苦的灵魂。

下片凭栏感叹是上片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他倚靠着楼阁的栏杆，是为了向远方了望。因为昨夜的好梦，更加勾起了他对南唐故国的怀念。所以他要凭栏远望。可是远在金陵一带的南唐国土，又怎么是他从汴京所能望到的呢！

了望也不过是增添新的懊恨罢了。于是，他只能发出“独自莫凭栏”的自我劝戒。还是不要一个人倚栏远望了吧。那被宋朝占领了的南唐的广阔国土，真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哪！这句话，对于他有着特别不平常的含义，不是吗？当他一脚跨上了押送他北上的船只，就离开南唐了，而想重新回到南唐，却恐怕是今生今世再也不可能了。

他凭栏没有望到南唐，而出现在他眼前的，却是一片残春的凄凉景色。落在水面上的残花，正随着流水飘去。这意味着大好春光正在消逝。这景色同他那哀叹故国“别时容易见时难”的心情是那样的合拍，那样的水乳交融，似乎这大自然正在把他满腔的抑郁之情诉说出来。他那故国江山和与之联系在一起的帝王生活，不是也同这大好春光一样已经消逝了吗！春光的消逝，无法追寻，正象天上和人间那样的隔绝。过去的生活和现在的悲惨处境，也象天上和人间那样相差悬殊。于是他从肺腑里迸发出了沉痛的悲叹！“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这首词，可以说是李煜用生命蘸着泪水写下来的。一个有才能的词人，把这样深切感受到的生活，付之笔端，是不难收到动人的艺术效果的。

酒泉子

潘阆

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潘阆[làng]，字逍遥，是北宋大名（今属河北省）人。他被人推荐，当过京城最高学府的教官，被罢斥，靠卖药过活。他的词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形象也很鲜明。

浙江省钱塘江大潮是大自然的奇观，从古到今不知有多少作家赞美过它，潘阆便是其中之一。

钱塘江的入海处就是杭州湾，它很象一个正对着东海的大喇叭口。由于这样特殊的自然环境，便形成了奇异的潮汐现象。特别是每年秋天八月，海潮来时潮峰可达到一丈多高。它仿佛是一座银山，又仿佛是陡立在江中的一堵水墙，从远处疾速地向杭州方向推进，十分壮观。

“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这是从回忆写起。有一年，中秋节前后，他在杭州，看到了观潮的盛况。当时杭州的风俗，观潮如过节，大家都穿着色彩鲜艳的新衣服，男女老少，倾城而出，聚集在江边，等待潮水到来。这个难忘的场面，常在他的脑海中浮现，所以词里说“长忆”。“郭”本来是指在城外加筑的城墙，这里就是城的意思。“争”，竞争。江边人山人海，都想最先发现天边的一线潮峰，所以争先恐后地在那里眺望。

潘阆挤在人群中望着江水。忽然有人大叫潮来了，转瞬之间，潮头就到了眼前。“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那海潮的声音象万鼓齐擂，它的声势使人以为沧海（大海）的水整个儿都涌来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所以作者用了个疑心的“疑”字来写他的感受。这样的夸张，想象既大胆又合情合理，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而且还能下片表现年轻人迎着浪头前进的勇敢顽强精神起一种衬托作用。

词的下片就象电影的特写镜头一样转入突出刻画水上健儿的活动。“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弄潮儿”就是涨潮时在水上游泳、划船的男子。当时钱塘江上往往成百人在水上游戏。潘阆看见其中有的人置身水中，手持彩旗迎潮而上，用各种姿势表演游泳技巧。这是一些会立泳（踩水）的人，尽管他们出没于惊涛骇浪之中，有时还被推到浪尖上去，但手里的红旗仍在飘动，说明并没有被打湿，这场面真够惊心动魄，所以他“剔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剔来”，指作者离开杭州以后。从观潮到写词，这段时间不短了，作者的记忆并没有淡漠下去。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倒真的在梦中多次梦见了弄潮儿在钱塘江上的惊险场面，这使他紧张得梦醒之后心还在那里扑扑地真跳呢。“心寒”在这里是形容担惊害怕的心情。作者正是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把读者带入一个使人精神振奋的艺术境界。

渔家傲

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九八九——一〇五二），字希文，北宋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他在当时是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官至副宰相。他了解民间疾苦，深知宋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主张革除积弊，但因统治集团内部守旧派的反对，没能实现。

他也是著名的文学家。这首《渔家傲》是他的代表作，反映的是他亲身经历的边塞生活。古代把汉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界地方叫做“塞[sài]”或“塞上”、“塞下”。这首词所说的塞下，指的是北宋和西夏交界的陕北一带。

词的上片写塞上秋天的景色。边塞地区本来就较落后，又遭到长期战乱的破坏，春夏两季国有绿杨青草的点缀，人们不会觉得它太荒凉。但秋风一来，草木雕零，四处光秃秃的。景象顿然改变了。作者是江南人，对西北之秋特别敏感。他觉得这里和自己家乡的秋天是不同的，所以说“塞下秋来风景异”。“异”，不同。不用说人会思念家乡，连长空不时飞过的雁群也显得那么匆忙，它们似乎也不愿停留，想早早离开这里飞回到衡阳去，因此，又说“衡阳雁去无留意”。这是倒装句，正常的词序应是“雁去衡阳”。大雁是候鸟，每年秋天成群往南飞，衡阳城南有一座回雁峰，传说大雁到此为止。作者大约是巡视归来，在途中望见了南飞雁。这时天色已近黄昏，边城的军营中响起了召唤部队的号角声，即所谓“四面边声连角起”。“角”，古代军中一种吹的乐器。角声应和着四面八方的边声在耳畔鸣响。“边声”，指形成边地悲凉气氛的声音，如风吼、马嘶、少数民族的音乐声等等。“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象屏风一样的山叫“嶂”。群山莽莽，重重叠叠，所以词里用“千嶂”来描写。“长烟”，形容雾气一大片。这时一大片雾气

弥漫在落日的孤城上空。边地戒备森严，城门已经关闭了。词的上片所写的凄凉景象，显然是染上了作者当时的感情色彩。

词的下片转入直接抒写作者忧国思家的苦闷心情。他长时间镇守西北，不免动了思家的念头，产生了思想上的矛盾：“浊酒一怀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浊酒”，就是江米酒一类的酒。因为这种酒的酒汁和酒糟混在一起，色浑，所以习惯上叫做浊酒。万里，是形容相隔遥远。他思家，但保卫国家的责任感和他的职务又使他不能象大雁那样自由飞走。他认为在还没有赶走敌人之前，是“归无计”的。“燕[yān]然未勒”指抗击敌人的大功还没有完成。“燕然”，山名，在今蒙古高原。这里用了东汉窦宪的典故。公元八十九年，窦宪打败匈奴，乘胜追击到燕然山，在那里立碑，刻（勒）了歌颂汉朝威德和记功的碑文。范仲淹借用古代英雄的事迹来打比喻，写他忧国思家的矛盾心情。“归无计”等于说无计可归。“羌管悠悠霜满地”。是说他正在这心神不宁的时候，忽然从远处传来了一阵一阵的音乐声，把他从沉思中惊醒。于是他放下酒杯，踱出室外，只见繁霜满地，夜已深了。细听，那悠悠的乐声原来是士兵在吹奏羌（qiāng）管。悠悠[yōu]，这里是形容音乐声音飘忽不定。羌是我国古代西北的一个兄弟民族，传说他们用竹管制造了羌笛。他写到这里，很自然地把自己的苦闷和士兵的痛苦联系起来，用“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作结束，表现了国家贫弱时代将帅和士兵们的共同悲哀。“寐[mèi]”，睡。不寐就是睡不着。将军是作者自称。他的苦恼前面已作了淋漓尽致的抒发，所以这里只刻画他白发苍苍。白发自然也是长期忧思的结果。“征夫”，远征的士兵。他们离乡背井被宋王朝征来打仗。由于政治、军事上积弊未除，战争旷日持久地进行着，他们的痛苦更深于将帅。词中说他们流泪，不一定是范仲淹当时看见的，很可能是那如怨如诉的羌笛声，使作着想到了他们的不眠、他们的痛苦、他们的眼泪。作者不是那种“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将军，他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怀抱，所以他能关心士兵的痛苦。

浣溪沙

张先

楼倚春江百尺高，烟中还未见归桡，几时期信似江潮？花片片飞风弄蝶，柳阴阴下水平桥，日长才过又今宵。

张先（九九〇——一〇七八），字子野，北宋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人。他与晏殊、王安石、苏轼同时。他的词：从题材上看，并没有开拓新的领域，但在词的意境创造上却有一些新境界。这首《浣溪沙》是受到人们喜爱的作品之一。

丈夫出远门了，妻子在家望眼欲穿，这是古典诗词中常见的题材。张先这首词写同样的内容，意境却与众不同。词一开始就提到“春江”，词的下片又写到繁花飞落，柳树成荫，可见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暮春了。一座高楼临江而立，所以用倚傍的“倚”字来表示楼的位置。登高可以望远。这个日日思念丈夫的妇女正在百尺高楼之上展望。她抱着多么大的希望啊，但“烟中还未见归桡”。“烟”，在这里指江雾之类的水气。“桡[ráo]”，划船的桨，这里代指船。江上水气弥漫，船只在雾气中航行，远处看不清楚。她看着它

们慢慢地驶近自己。她仔细地辨认，但都不是她所盼望的那一只。失望之余，她埋怨起他来，觉得他不如江潮有信。江潮和海潮一样，涨潮的时间一定，所以李益《江南曲》说：“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遵守预先约定的时日，叫“期信”。丈夫没有如约归家，她哪能不失望呢。但从“几时期信似江潮”来看，她又并未绝望，上片最后这一句虽然只有七个字，但却写出了她埋怨与期待的复杂感情。

词的下片一共三句，它用两句来写景，似乎离题了，而实际效果却不然，这两句仍然是为了表现那个妇女的痛苦心情的。她和她的丈夫可能曾约定开春相见，谁知转瞬之间已到暮春。也可能别离时间太长，经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天，眼前新的春天又快过去了，她怎么不苦恼呢。“花片片飞风弄蝶，柳阴阴下水平桥”，是用形象的描写来表现春天即将过去。上句说落花风中飞舞，象蝴蝶相戏似的，“弄”，戏弄，这里指相戏。下一句中的“阴阴”，是形容柳荫幽暗的样子，整个句子是说绿柳成荫，柔丝拂水，与桥面相平。这是从楼上望下来所见到的情景，所以看到风吹花瓣象蝶舞，柳丝下垂似与桥面相平。这个妇女触景生情感到悲伤。“日长才过又今宵”，意思是说：漫长的白天好容易才度过去，却又迎来了寂寞难耐的夜晚。不妨把这句词看作是度日如年的哀叹。

浣溪沙

晏殊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晏殊（九九一——一〇五五），字同叔，北宋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他是北宋初期的重要作家，擅长诗词，尤以写词著名。他很讲究词的意境，语言凝炼自然，对后代有影响。

一般传诵的古典诗词往往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是整个作品不错，而且不乏名句，一是整个作品很难说怎么好，但它的某几句写得不平凡，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首《浣溪沙》便属于这后一种情况。它之所以成为名篇，主要就靠“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两句。作者自己也喜欢这两句，还一字不改地写入一首赠人的七律中。

这首写伤春的词，由于写出了惜春的内容和暮春时节的自然景象，所以在五代宋初同类题材的作品中，显得颇有新意。

词的上片写有一年暮春，作者在花园里一边喝酒，一边轻轻地吟诵着自己新写的词。忽然，触景生情，他回忆起去年的生活来。那时天气不也和现在一样吗？不也在这亭台上登高远望吗？转眼之间，一年就过去了，而眼前的一轮红日又正向西边山头坠落。他也许想起了古代关于太阳运行的一些古老传说，想起了“羲和（驾驭太阳车的神）鞭白日”的景象，时光在不停地流逝啊。作者的本意是要说光阴还在继续地流逝，但他却不这样说，而用一句问话“夕阳西下几时回”来表现他的极为复杂的心情，也避免了平铺直叙的写法，这就使作品显得有曲折了。

下片“无可奈何花落去”，是写在暮色苍茫中，树上开得很繁盛的春花

一朵又一朵被风吹落，这在他的心上引起了一阵颤动。他从美好的花儿想到了人生岁月。他因惜花而产生的无可奈何的感慨，实际上包含有这样更深一层的意思。“似曾相识燕归来”，这是借不同的生活感受，把作者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更深刻更具体了。

他本来感到怅惘了，忽然一双燕子从眼前飞回窠去，于是他想起了去年的情景。他觉得这对从南方飞来的燕子似乎就是去年天冷时从这儿飞走的。燕子是候鸟，它们往往在人家的厅堂内筑巢，呢喃[nínán]的叫声象儿女对话，这些都能给人以亲切之感，所以作者说好象认识它们。它们归来了，正好说明旧的一年过去了，而新的一年也必然要过去。“小园香径独徘徊”，即是说他独自一人在花间踱来踱去，心情无法平静。“香径”指花间小路。

这首词伤春的感情胜于惜春的感情，它写淡淡的哀愁，情调是低沉的。这种情调代表了晏词的基本倾向。晏殊在宋仁宗时曾做过宰相，后来虽然一度降职调任地方官，受过一点挫折，但总的来说，一生高官厚禄，过的是优裕闲适的生活。叶梦得说他没有一天不设宴饮酒。他自己在另一首《浣溪沙》里也说“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无端的离别容易使人悲伤愁苦，莫要推辞经常举行的宴会）”，这便是他的词情调低沉的生活基础和思想基础。这也是他的局限性。

破阵子

晏殊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

这首词在南宋黄升的《花庵词选》里题目叫做《春景》。它以农村生活为题村，风格清新，在晏殊的作品中是不可多得的。

词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入春天的境界，这里有燕子、梨花、碧苔、黄鹂[1]和柳絮，我们好象听到了莺歌燕语，好象闻到了花树的香气。作品不是泛写春天，它所表现的是清明前后的春景。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两句是说新社已过，清明节到了。“新社”，又叫社日。这个节日在春分前后。它本来是古人祭土地神的日子，但后来农村往往借此开展预祝丰收的活动。一般认为燕子在这个时候飞回北方。春社以后，梨花开放也很能表现节气特征，所以作品用它的花期结束作为清明到来的标志。

只写这些来表现春光还是不够的，作品又写清明节过后的风光，使季节特征更为突出。“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碧苔”，指在水里生长的苔草。清明过后天气暖和，池塘里的苔草就转变为碧绿色。因为碧苔刚开始繁殖，疏疏落落的，所以说“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这儿指树叶里，清明后柳树荫浓。“黄鹂”，黄莺儿。在浓荫里黄莺鸣啭，多么好听。“叶底黄鹂一两声”，不仅是为了和“池上碧苔三四点”对仗，它还有形容莺声阵阵的作用。“日长”，白天时间长，这和早春相比，

也是清明后的一个显著特点。清明以后，柳树扬花，随风飞舞，所以叫“飞絮”。词的上片并不是把这些动植物加以罗列，而是通过作者对生活的观察以及别出心裁的构思，写出了良辰美景。

词的下片集中写采桑姑娘的活动。“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两句，写天气暖和，桑叶肥大，幼蚕生长快，繁忙的劳动开始了，年轻活泼的姑娘挽着筐子去采摘桑叶。“径”，小路。她们在桑园里的小路上遇见了，互相笑着打招呼。“巧笑”，这里指美丽的笑容。“逢迎”，等于说路遇相迎，和单纯的相遇不同。“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把东邻女友高兴的原因和她的心理活动写得活灵活现。“昨宵”，昨夜。“元是”，即原是。“今朝”，今天。“斗草”，古代妇女的一种游戏，用草来赌胜（赢）负，相传阴历五月五日有斗百草之戏，农村可能平常也斗。这三句的前两句是说东邻女友告诉她的邻居，难怪她昨夜做了个好梦，原来是预兆着今天自己和别人斗草的胜利呀。她解释她笑的原因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她一定还在详细地叙述着她的春梦和斗草的细节。天真烂漫的女友也会和她打趣，她愈讲愈兴奋，又笑起来了。

词里写女性是常见的，但她们多是贵族妇女或妓女，以劳动妇女作为描写对象的并不多。这首词虽然在思想性方面赶不上刘禹锡那首《浪淘沙》，但放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来比较，还是应当肯定的。

玉楼春

欧阳修

洛阳正值芳菲节，秾艳清香相间发。游丝有意苦相荣，垂柳无端争赠别。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今宵谁肯远相随？惟有寂寥孤馆月。

欧阳修（一〇〇七——一〇七二），字永叔，自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北宋庐陵（今江西吉安市）人。他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幼年便失去了父亲。由于没有钱买文具纸张，他的母亲就用荻[dí，类似芦苇]茎代替笔教他在泥地上写字。他的渊博知识就是在这样极其艰苦的环境中通过孜孜不倦地学习而获得的。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前期积极要求改革，敢于和顽固守旧的官僚集团作斗争，曾受到打击。后期官做大了，思想逐渐趋于保守。他是历史家，又是文学家。他在文学上的成就超过了他在史学上的成就。他在北宋的文学革新运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他的散文和诗成就较高，一些写景抒情的小词也写得清新可喜。

作者擅长写景抒情，这首《玉楼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在惜别时感到留恋的当然是朋友或者亲人，但作品偏偏不去多写他（她），而着重于景物描写、环境烘托和自己旅途生活的记叙。通过这种比较别致的手法，反映了作者和他（她）的深厚感情。

“洛阳正值芳菲节”，词一开头就点明了告别的地点和季节。洛阳在北宋是仅次于京城的大城市，这儿素以花草繁茂著称，写花草就是写这个城市

的特点。芳菲节就是春季。芳菲是形容花草的美丽茂盛和芳香，“节”，在这里指节令。说芳菲节已比说春季形象了，但作者觉得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洛阳的春色，于是又用“秾艳清香相间发”来进一步渲染“芳菲节”。“秾[nóng]艳”，形容花木繁盛，色彩艳丽。百花相继开放，清香一阵一阵扑鼻而来，所以说“相间发”。“相间”本来是指事物之间一个隔着一个，这里和散发的“发”连用，就是形容一会儿是这种花的香气，一会儿是那种花的香气。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地方、多么好的季节啊，可互相又得分手了。不要说送别者的多情了，就连无知的事物也仿佛有了感情。“游丝有意苦相萦，垂柳无端争赠别”，这两句是用拟人的手法通过游丝和垂柳来写送别者的依依难舍之情。“游丝”是蜘蛛等昆虫所吐的丝，因其飘荡于空中，所以叫做游丝。这里说游丝仿佛多情，苦苦地萦绕着离人不放，它和下句所说杨柳没来由（无端）地争着在那儿相送，都是通过想象来抒情的。《诗经》里的“昔我在矣，杨柳依依”，写别离，借景抒情很传神。古代又有折柳赠别的习俗，所以作者从婀娜多姿的柳丝联系到送别，并借上片结尾来点明主题。

下片转入写作者走出洛阳以后的情景。长途跋涉，沿路的景色，旅行的主活，如果一一写来，不仅一首小令容纳不了，而且也易于使作品显得拖沓，读来乏味。因而作者选择了重点突出的写法，使富有特征的形象描绘产生以少胜多的效果。“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是全词传神之笔。上句写旅途中的春山。人们可以想象作者是写山口处有红杏傍路而开，也可以想象作者是写红艳艳的杏花林遮住了一大片青山，给人以那里是山的缺口的感觉。总之，无论那一种构思都很新颖，不落写山水的常套。就在这样的背景上人们看见了那位“行人”的活动。他沿山而行，群山联绵，没有走到尽头，中途就在山下歇息。因为远离了亲人或朋友，所以他感到孤独：“今宵谁肯远相随，惟有寂寥孤馆月。”即是说，今夜啊今夜，冷冷清清，有谁来陪伴我呢？唉！只有清冷的月亮了！“馆”，指驿站或旅舍。由于附近人烟稀少，也由于客居独处，所以说孤馆。这最后两句是写作者望月思人，夜深还不能入睡。作者心情不愉快，所以眼前的景物也被染上了凄凉的色彩。

望海潮

柳永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嶂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柳永，原名三变，北宋崇安（在今福建省）人。他在政治上很不得意，近五十岁才考上进士，一生没有做过大官；他熟悉大城市生活：对社会底层的妇女有一定程度的同情，这些在他的词里都有所反映。

这首写杭州的词是很有名的，传说宋、金对峙时期，金朝的一个荒淫的皇帝听人唱它，便十分垂涎[xián]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南宋都城临安（又叫钱塘、杭州），于是起了渡江南侵之心。这个传说虽不一定可靠，但它还是说明《望海潮》把杭州写得很美，很繁华，很吸引人。